

信封五十

571



五十封信



信封五十

著甫涅格屠

譯榮維黃

店務領照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版

一九二八年六月刊版

作 有
權 著

信封五十

發 上

平 街 開 明 書 店
行 所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黃 維 榮 譯
屠 格 涅 甫 著

(實價二角外埠酌加郵費)

序

是在北伐軍還沒有佔領上海的前一兩個月，黎明周刊需要稿子，我向維榮索稿，結果，他答應譯一些稿件來。隔了幾天，他便拿了屠格涅夫十五封信譯稿底一部分給我，並答應逐期譯登。不幸得很，黎明社友因受戰事的影響而大家走散，竟使黎明周刊不能續刊下去。直到現在，黎明周刊終於沒有復活的希望，這是十分可惜的事。而因黎明停刊的緣故，使十五封信底譯稿也隨着中斷了。

現在維榮把它全部譯完，即作爲黎明叢書之一。他把校稿的責任囑咐了我，並且說此書能遶譯出版，我是原動力，所以要我說幾句話。

但是叫我說什麼好呢？壓根兒我便不是會說這種話的人。雖然我也頗愛好文學，有時還不免要胡謔幾句，可是果真要說起文學上的話來，却老實說講不出來。

俄國底文學作品，無論是那一個作家那一個時代的，髮髯都含有一種異樣的沈鬱的調子。這是我每讀俄國文學作品時所感覺到的。即如這本十五封信，顯然是具有俄國的典型，決不像英國文學那樣搭着紳士底架子，也不像法國文學那樣婀娜得像女人似的。正如在廣大的足球場上，兩方的戰將運着他們腿底勁兒互相角逐。球是這樣的急奔而來，一員戰將竟艱辛地

擒住了球射將出去我們觀衆看到此等危急的當兒，每每不自覺地也舉起腿來，像助他使勁似的。我讀十五封信的時候，便髣髴有此情景，在此中着力的地方，每每不由自主地屏一會氣，暗暗地使個勁。

我所寫的，盡於此了。這實在不像一篇序，祇是報告一點譯本出版的經過和我個人的讀後感罷了。

王世穎
民國十七年五卅前一日燈下。

目次

一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六
二	瑪麗霞給阿來克山的信·····	一〇
三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一二
四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一七
五	瑪麗霞給阿來克山的信·····	一九
六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二〇

七	瑪麗霞給阿來克山的信·····	三〇
八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四〇
九	瑪麗霞給阿來克山的信·····	四三
十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四九
十一	瑪麗霞給阿來克山的信·····	五四
十二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五八
十三	瑪麗霞給阿來克山的信·····	六八
十四	瑪麗霞給阿來克山的信·····	七〇
十五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七二

十五封信

幾年前，我在掘來司屯（Dresden），住在一個旅館中。從清晨到晚上，我總是在城裏玩着，絕想不到應和我底鄰居者去結識結識；到後來，碰巧聽得人家說旅館中有一個俄國人——病了臥着。我跑去看他，見他消瘦得很厲害。那時我對於掘來司屯已有些厭倦了；便同我底新相知同住著。同一個病人坐著是很沉悶的，但是沉悶有時也很可人意；並且，我底朋友精神尚好，頗喜閒談。我們用了種種方法去消遣時光；兩人互相開着頑笑，或則戲弄那個醫生。我底朋友往往告訴那個禿髮的德人以他自身底種種的故事，這些故事那個醫生常是早就預料到的。他往往模倣那個醫生在發見新的意外的現象時的驚異的神情，把他底藥摔到窗外去，以及其他類此的事。我屢次向

他說，他應得在已太晚了之前請一個好的醫生，他底病是不可大意的等話；但是阿來克山（我底新朋友底姓名是阿來克山，彼得洛微克，斯——[AT-exey Petrovitch S——]）往往以嘲笑通常的醫生和尤其是他自己底醫生的話來支吾開我底勸告。到末了，在一個下雨的秋天底晚上，他對於我底勸告，報之以這樣的惘然的一望，悲傷地搖搖他底頭，並且異樣地微笑了一下，我覺得有些不安了。就在這晚上，阿來克山底病加重了，下一天他死了。正當他臨命之時，他底慣常的愉快的情狀消滅了；他在牀上很難過地翻來翻去，嘆着氣，帶着愁苦的神情周視他底四圍……緊握着我底手，很喫力地低語道：「但是死是怪難受的，你知道」……一頭倒在枕上，不住地流着眼淚。我不知道對於他說些什麼好，一聲也不響坐在他底牀邊。但是阿來克山不

久便抑制住了那最後的悔恨，對我說：「我說，我們底醫生今天將要來此，且見我已死了……我可以想像他底容貌」……那個將死的人勉力着去模擬那個醫生。他叫我把他所有的一切東西寄到俄國的他底親戚處。但留下一個小包給我做記念物。

這個小包中包着的是些信札——一個女子給他的信，和他寫給她的信底副本，共有十五封。依我所想，阿來克山，彼得洛微克斯——和瑪麗霞，阿蘭純掘洛甫娜，勃——(Marya Alexandrovna B——)是在童年時代就認識的。阿來克山有一從兄，瑪麗霞有一妹妹。在前的幾年中他們同住在一處，往後他們分散了，並且各不相見了好多年。後來在一個夏季中，他們又恰巧同住在一個鄉下，他們互相愛上了——阿來克山底從兄和瑪麗霞，阿來

克山和她底妹妹。夏季過後，秋天來了，他們分別了。阿來克山，像一明達的人一般，不久便發覺了他並不真在戀愛，於是冠冕地同他底情人分離了。他底從兄繼續和瑪麗霞通着信約又二年……但到了末了他也察覺了他實在背着良心欺騙着她和他自己，他也中止了通信。

我底讀者，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關於瑪麗霞的事，但你們從她底信中將要知道她是怎樣的人。阿來克山第一次寫信給她時，正在她方和他底從兄最後決絕了之後。他那時是在聖彼得堡；他忽然跑到外國去，病了，在掘來司屯死了。我決意將他和瑪麗霞底通信付印，且信讀者將很樂意地去看牠的，因為這些信不是情書——斷乎不是。情書是照例只有兩個人讀的（他們不厭千百遍地讀去），對於第三者不是不可耐，便是很可嘆的。

一 阿來克山給瑪麗霞的信

親愛的瑪麗霞·阿蘭純掘洛甫娜，

我想我以前沒有寫過信給你，現在我在此寫信給你了……我揀了一個奇特的時候來開始和你通信，不是嗎？我將告訴你我這個衝動是怎樣來的。今天我底從兄到我處，並且……我將怎樣寫呢……並且當為一個極大的秘密一般地告訴我說（除了當為一個極大的秘密而外，他從不告訴過他人），他愛上了此地一位紳士底女兒，並且他現在堅決地決定了和她結

婚；他第一步已經走過了——他已向對方表示過他底真意他有這樣的

件快意的事，自然，我馬上慶賀他；他久已想向彼方求婚了……但是在我，我必當承認，我頗覺驚異。雖然我知道你們倆之間已經斷絕關係了，仍然我想……總之，我是驚駭了。今日我本已決定了出去看幾個朋友，但現在却在家裏想和你作些兒閒談。如果你不願意聽，便把這信丟入火中。你必定以我爲一個很唐突的人，但是我告訴你我是很坦白的沒有什麼私意的。推回道爾（Theodore）告訴我，令妹將在令姑母（勃——夫人）處過夏了，我如果不知道令妹是同你分居着，我是不願意寫這封信的。願上帝錫伊以百福！

所以，這就是這封信怎樣寫的了……但是我並不想貢獻你以我底友誼等等；我是照例不慣高聲演說和密訴肺腑的。開始寫這信時，我祇服從了

一種臨時的衝動。如果有別的感情潛藏在我那裏，那就任牠暫時隱藏着罷。我也並不想貢獻你以同情。表同情於他人時，人們大概要儘速地脫去一種不自主的、利我的悔恨中的不快之感……我懂得真的、熱的同情……但是這種同情你是不願從任何人處受領的……惱我，請你惱我罷……如果你惱了，你一定要看完我底信了。

可是我有什麼權利來寫信給你講我對你的友誼、感情和安慰呢？沒有，絕對的沒有，那個我不得不承認，我祇能靠賴你底善意罷了。

你看我底信底開場好像什麼？我來告訴你，這好像有一個人跑進一位上等婦人底會客室內，她並不盼望他，她或者盼望着別人……他覺着他來的時候不對，可是沒有辦法……他坐下來，開始談話……天曉得他談點什